

# 年味從未走遠

重，也是對「年」最起碼的尊重。可見「年」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。當今人們過年不愁沒錢花了，有人卻開始互相攀比。而這一比，就把人心與人心之間的距離拉遠了，心遠了，年味似乎也淡了。

還有人說，如今年味變淡，手機也難脫干係。一家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吃年夜飯，大家不是忙着拍照發朋友圈，就是忙着低頭刷屏，那不是手機的錯。這年味哪也沒去，只是時代的發展讓它悄悄改變了舊模樣。

車站上不再有排隊購票的「長龍」，那是網上購票的多了；火車上不再那麼擁擠，那是因為高鐵多了，自駕回家過年的人多了；煙花爆竹放的少了，那是因為人們的安全意識、環保意識增強了。年味只是悄無聲息地轉換成了另一種形式，而年的情結就像一棵樹早已深深扎根在我們心裏，從未變淡，更從未走遠。



自由談  
劉世河

遠離故鄉久，近年情更濃，儘管已有十幾年未曾回故鄉過年了，但每到這個時節，心底的那份思念便會油然而生。

無論是身在家中，還是寄居他鄉，抑或假日堅守在崗位上，此時此刻很多人的腦海裏可能都是自己童年時代的春節——嶄新的衣裳，黏牙的糖瓜，大塊的燉肉，甜甜的年糕，喜慶的春聯，當然，更少不了「噼裏啪啦」的鞭炮聲。現如今由於「禁放」令的出台，很多城市已經不能在「爆竹聲中一歲除」了。為此有人可能會生出些許遺憾與感傷來，總覺得燃放爆竹和煙花，是傳統文化習俗，是春節的一大符號，沒了煙花爆竹就少了年味。

禁放或限放煙花爆竹，就少了年味兒？就是對傳統習俗文化的衝擊？其實

# 由詩入歌的新聲

詩與歌現時已是兩門各自獨立的藝術，但不乏作曲家、音樂人、詩人都在為二者的重新結合而努力。夏濟安曾經批評過漢語新詩，他認為詩如果經不起讀就很難稱為一首好詩，他認為「現在新詩最大的失敗，恐怕還是在文字的音樂性方面，不能有所建樹」。至於背後的原理，朱光潛有過詳論，他也認為「詩的命脈是節奏，節奏就是情感所伴的生理變化的痕跡……起伏張弛都合乎生理的自然節奏，我們就變得愉快……我們讀詩時，在受詩的情趣浸潤之先，往往已直接地受音調節奏的影響。音調節奏便是傳染情趣的媒介。」不過，說到詩與歌的合作，其實已越出了節奏的追求，音樂人的努力體現在旋律的追求，用一種語言（旋律）理解、詮釋另一種語言（文字），若將此視為一項翻譯工作也無不可，翻譯式的合作觀念甚至有助於開拓我們對詩之音樂性的想像，不被押韻、格律綁住手腳。

余光中的《鄉愁》因選入教科書而廣為流傳，他的《鄉愁四韻》則在羅大佑的再創作下容光煥發。羅大佑的演繹為我們理解這首詩「定調」，他不光為每一句詩配上旋律，更通過篇幅更長的結他伴奏來醞釀、傳遞詩的情緒，除了主旋律動聽而上口，間奏部分營造了沉鬱卻幽遠的意境，他的音樂讓文字活過來，寫意而非僅僅使詩可以吟唱，模仿古琴風格與文字上的古意相配合之餘，間奏還改變了原詩較為平均、一致的節奏，延伸出了新的內容，也即是「醉酒」到「燒痛」之間複雜的心理變化、情感歷程。北島寫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詩《一切》也重為青年音樂人程璧改編，在特殊的歷史情境下，北島寫出了獨

# 降調

「氣乃音之帥」，人老了，氣息就不足了，又不肯降調，就不得不靠搖頭晃腦來「拔氣」了。所以，降調在京劇演唱中很常見。

因私淑程派而聞名的藝術家新艷秋，逾九旬後，演唱依然從容、流暢、韻味十足。那年我們去南京拜訪，問她，您這麼大歲數了，演唱還這麼輕鬆，看上去一點也不累，有什麼訣竅嗎？新老說，有啥訣竅啊，歲數大了就降調唄，人嘛，就得順其自然。

降調，是指戲曲伴奏時，胡琴在原來音階的基礎上，降低音高，以適應演員的調門，如把E調降為D調，或把D調降為C調。京劇唱段最初設計的調，叫做原調，由於個人條件不同，原調不一定適合每個人，若不改變伴奏的音高，唱起來就非常困難。我去票房演唱，琴師總會先問我，唱什麼調？然後，根據我的要求定弦。我發現，大多數票友，都會選擇降調。原以為，這是票友功力不及的緣故，其實不然，大師、名家，同樣會降調。程硯秋先生晚年的演出，唱腔低沉、婉轉、柔韌、綿長，十分掛味，聽得出來是降調了，對比他年輕時的

海鮮魅力不可擋

柳絮紛飛  
小冰



到的洞察，也有二十多歲青年人的迷惘。程璧演繹的《一切》就像是青春尾聲的嘆惋，準確地抓住了原詩的某種語調。然而即便是膾炙人口的民謠作品也值得擔心，因為在文字背後沉甸甸的重量、那些壓抑與控訴被輕輕帶過甚至是忽略了。這提醒我們，真要做到同氣連枝是那麼難，除了音樂上的造詣，也要對詩有深入的洞察。

徐志摩也有多首詩歌被改編，如《再別康橋》、《去罷》、《我不知道風往哪個方向吹》、《偶然》等等。《雪花的快樂》本是為寫給陸小曼的情詩，以雪花自喻表白心跡。周鑫泉作曲、台大合唱團的表演給人留下深刻印象，顯示了現代新詩作為合唱甚至交響曲目的豐富可能，合唱雖然徹底改變了原詩作為一個男人內心的獨白形式，不過周鑫泉賦予的音樂色彩層次鮮明而富有張力，其旋律表現了原詩容易被忽略的部分：雪花的瀟灑所難以掩藏的患得患失、飛揚的歡樂以外極內斂的悲戚。除了合唱團，詩與歌的合作也可以進軍電影行業，香港作家鍾曉陽就曾將自己的詩作改作歌詞，這首《最愛》當年就入圍了金馬獎最佳電影插曲。

倘若一定以「翻譯」的角度來要求，張慧生譜曲、周雲蓬演繹的海子詩歌《九月》無疑是另一典範。周雲蓬的嗓音沒有流行工業的雕飾，天然而赤誠，且《九月》也與這位盲人歌手、詩人的漂泊與滄桑契合。周雲蓬還在尾聲加入一段低沉的念白，是匈奴人的悲歌「亡我祁連山，使我六畜不蕃息。失我焉支山，使我婦女無顏色。」為遼闊的草原增添歷史感。

原調，反而更有韻味。

以前，遇到唱原調的人，我會肅然起敬，對自己降調演唱，則抱之以羞愧。以調門高低論英雄，也常被誤作衡量唱功的標尺。其實，降調與唱功無關。京劇講究「字、氣、勁、味」，沒說講究調門。我覺得，降調之後，氣息更充足了，在可控的音域裏，更能扣緊劇情、揣摩人物情感，並且有了施展「字、氣、勁、味」四功的餘地。若嗓音條件不允許，又要唱高調，就無暇顧了，往往顧此失彼，反而容易音色失常、荒腔走板。就如同一個人開車太快，對窗外的風景，車內的音樂就無暇顧及，倘若慢下來，不但身體會舒適、精神放鬆，視覺、聽覺裏也都有了內容，旅程也會因此而豐富飽滿。

台上唱戲，台下做人。演戲與做人頗有相通之處。一個人選擇了低姿態，生活的空間會相應放大，凡事就有了迴旋的餘地，不僅能保證自己舒適、優雅地活着，還能輕輕應對外界各種矛盾，並能贏得他人的好感。京劇的降調而求其味，與做人的低調以聚人氣，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在日本札幌最大的海鮮市場，碰到一個廣州旅行團，行程結束之前他們買海鮮。全團人嘖嘖喳喳，先是議論一個人的行李能帶多少上飛機，後來聽攤主說可以幫他們打包代寄到中國，又紛紛給數字加碼。

挑來挑去，一邊挑還一邊說：「不遠萬里寄回家，要買就買上等貨。」「不貴不貴，這個貨品這個價，在廣州買不到。」有幾個人做生意似的，一挑就是一大堆：有兩個原本不想買的，經不住誘惑，也買一點，說是「意思意思，給家人一個交代，給自己一個交代」。攤主賣得心花怒放，買主買得不亦樂乎！

札幌的海鮮市場通常分兩個片區：外面擺攤，裏面開餐廳。擺攤片區又分乾貨攤和鮮貨攤。他們的生猛海鮮是這樣賣的：從天花板上一根根的水管引到各個攤位，將海水直接注入玻璃池，給生物們提供活潑跳的空間，以活水的享受。餐廳片區供遊客參

觀之餘品嘗海鮮，將玻璃池裏的海鮮選購出來，直接交給餐廳加工，新鮮得很，是不折不扣的現殺現吃。

據漁業專家說，北海道的海水特點是毗鄰白令海峽，寒流與暖流在此交匯，密度大的冷水下沉，密度小的暖水上升，冷暖垂直攪動，把海底的有機物帶到海面，為魚類提供豐富的餌料。每年三月，大量的加拿大魚群來此產卵，形成豐富的漁業資源。

海水極少受到污染，加上環境清爽，氣溫低，生長期長，北海道的海鮮多汁，沒有什麼腥味，做成壽司不用加芥末，少許醬油抹一抹，直接送入口中。漁業的發展催生出各種各樣的海鮮烹調法，異地遊客到來除了吃拉麵，通常還要品嘗海鮮。熟食、冷食、刺身、水煮、清蒸，味道務求清淡，也不排除火鍋和油炸，例如我們耳熟能詳的。香港超市裏大罐小罐的魚子醬和三文魚罐頭，大多來自北海道。

得天獨厚的捕魚環境，加上捕魚業與科技相結合，北海道成為全球最著名的漁場之一。道東的釧路市是當地海產量最大的城市，以鮭魚、狹鱈、鮭魚、帝王蟹為主，釧路港經常在世界海產出口港中位居榜首。帝王蟹的手腳又大又粗，蟹肉厚實，是蟹中貴族，貴族貴在身份也貴在價格，一隻帝王蟹的價錢是好幾百港幣，那是一種流行的健康食品，脂肪低而脂肪酸高，用水稍稍煮一煮即可上桌。

同行的一對夫婦，他倆正餐不好好吃，一到午飯晚飯就要加餐，又盡加些昂貴的海鮮。那位先生說：「我們這次旅行，是衝着北海道的海鮮來的，至於風景，到了這把年紀已經看過不少，山川河流，再美都差不多。都來了，吃了海鮮回家吃杯麵。」他說得似乎有道理，心態太好了，海鮮狂人，吃興擋都擋不住。

去北海道之前，我還以為北海道鄉下寸

草不生，聽說那裏很安靜，冷得要命，冬天就算在市區，也難找一個問路人。沒想到北海道竟是日本人的糧倉、林場、牧場、漁港。土地寬廣，種植業發達，每戶農家有土地少則十幾畝，人跡稀少處好幾十畝甚至更多。漁業，是北海道的大型產業。

粵港澳的居民對海鮮情有獨鍾，逢年過節，送禮以海鮮為上品，請客吃飯，沒有海鮮不成檔次。旅行如果到日本，買海鮮吃海鮮，逛逛海鮮市場，是很多人的必然節目。



▲日本北海道盛產帝王蟹 作者供圖

# 溫暖的留存



人生在線  
李憶君

到了如今這個歲數，我仍然是喜歡過年的，我指的是農曆新年。小時候喜歡過年，對過年充滿期待；而今喜歡過年，是因為懷念。懷念小時候所過的年，那是很溫暖的一種留存。

小時候喜歡過年，對過年充滿期待，固因為過年可以有一身新的衣裙和新鞋子，這不過也只是其次，真正讓我們樂開懷的是，平日想都不用想的，過年時竟突然得來全不費功夫。我是說「荷蘭水」。不僅可以想，還可以痛痛快快地喝個夠。過年，母親必定會買荷蘭水，而且一買就是兩大箱。一箱橘子口味的，一箱沙示口味的。橘子口味的，當然是橘色的，至於沙示為什麼是暗黑色的？我至今不知道沙示是什麼，是果汁嗎？若真有一種叫沙示的果子，那它必然是黑色的了。若你問我，橘子荷蘭水和沙示荷蘭水，哪樣比較好吃，我會告訴你：沙示比較好吃。

這其實是小時候的口味。現在我幾乎不喝汽水，也不管是什麼口味的。不一定是因為口味變了，而是小孩子都嗜甜，加之荷蘭水有氣體，對於小孩子來說，那是很有趣的。女兒小時也喜歡喝有氣的飲料，她對那些小氣泡很感興趣，說裏面有「波波」。

小時候的荷蘭水，都是用玻璃瓶裝的，一瓶瓶插在用木板釘成的箱子裏。雜貨店的夥計送貨，荷蘭水是用肩膀扛着的。他站在鐵閘外面喊：「荷蘭水到！」母親立即拉開鐵閘，將身子閃到一邊，讓夥計進屋卸下肩膀上的箱子。夥計離去後，我們姐妹一躍而上，興奮得很。可是母親卻在這時一聲令下：「不許動，等過年才喝！」

過年，是個特殊的日子。平日不被允許，且視為有「犯天條」

般的事若真的做了，後果一定是被打。但是在過年期間，卻都變得沒什麼大不了，不但可以姑息，甚至還可以姑息。為什麼？因為過年大人們都很講究吉利，最忌的就是觸了楣頭。所以大人不會罵小孩，因為「家和萬事興」，就更遑論會打小孩。就連摔破了一隻碗，也得趕緊說上幾句吉利的話。因此每有東西落地，也不管有沒有摔破，老遠便聽到母親大聲地說：「落地開花，富貴榮華！」

小的時候，對於這些過年的習俗，真有點摸不着腦，或說是迷茫吧。不明白大人們怎麼會為了那所謂的吉利而放棄他們平日所堅持的呢？尤其是父親，平日對我們嚴厲得不得了，一到過年，不但不會因我們的頑皮而生氣，甚至連原則也沒有了。因此，那著實是我們一年當中最美好的幸福日子。

「天增歲月人增壽，春滿乾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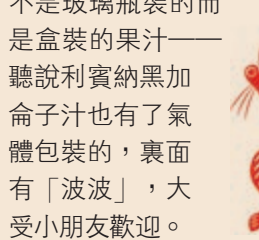


▲農曆新年傳承着許多民俗 新華社

福滿門。」這樣的對聯，我很小就琅琅上口了。是父親逐個字教會我們的，卻從來沒有解釋字面上的意思，他一定是認為解釋了也沒有用，他認定我們不懂。這也就是說，從小到大，我們年年都看到這樣的對聯，從不知所云到完全懂得它的意思，還真的需要花上一些年月。

日子在流逝，天越來越老，但是人不是老去，而是更加長壽了——這是多麼好的吉利話啊。

所以到了現在這個歲數，我仍然喜歡過年。年的腳步越來越近，我就一天忙起來；雖然屋子並不髒，但總得抹抹玻璃窗，洗換一下窗簾什麼的。除此年夜飯要弄些什麼新菜式，都得預早計劃好；什麼食材該先買，什麼留到最後……還有封利是錢，得預先找好新鈔。而所謂的辦年貨，也包括禮尚往來的禮品，這些都得花心思。對了，還得為小朋友們預備荷蘭水。不過不是玻璃瓶裝的而是盒裝的果汁——聽說利賓納黑加侖子汁也有了氣體包裝的，裏面有「波波」，大受小朋友歡迎。



▲聽說利賓納黑加侖子汁也有了氣體包裝的，裏面有「波波」，大受小朋友歡迎。